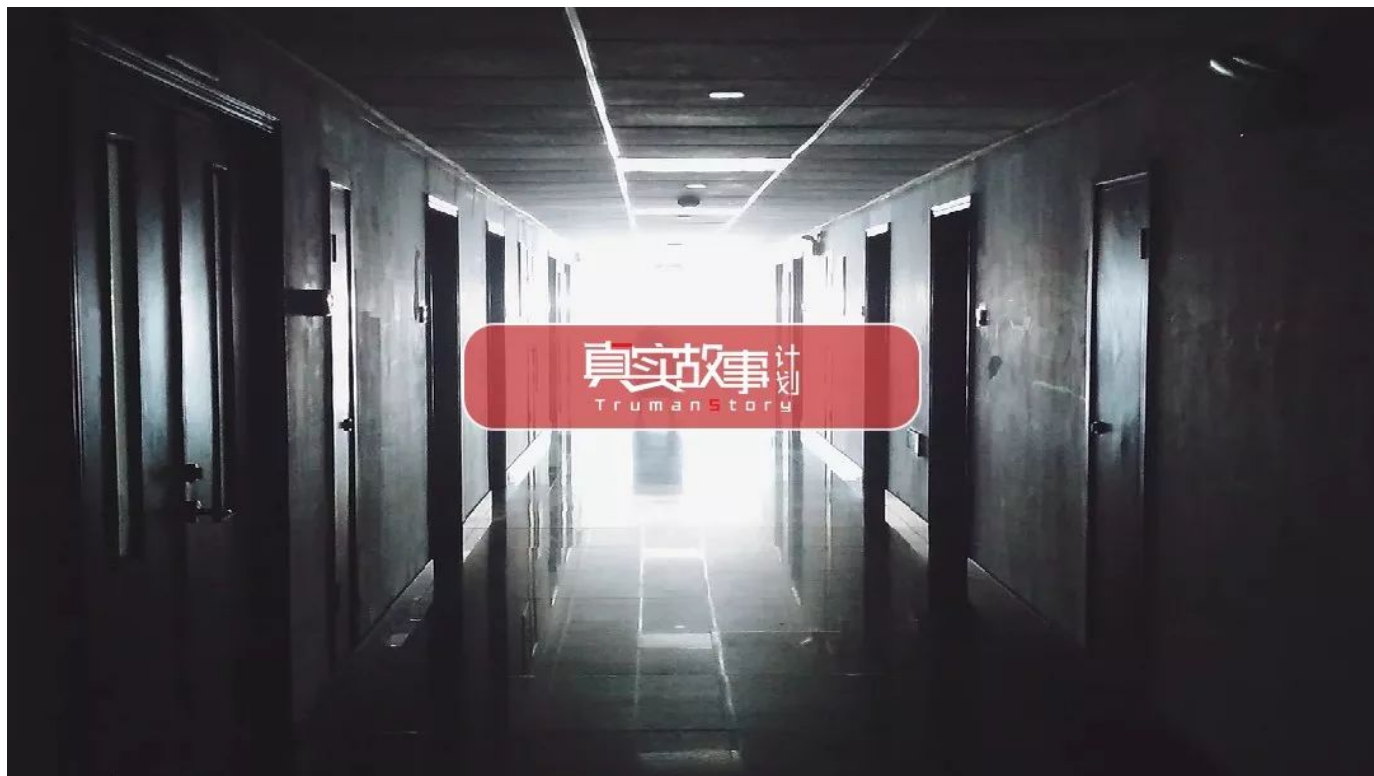


封城后，接到母亲的病危通知书

原创 张舒婷 真实故事计划



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武汉等地相继封城，住在孝感的林琪接到七旬母亲的病危通知书。为了见到母亲并安排救治，林琪先后三次启程回汉川市老家，穿越重重关卡，80公里路走了10天。最终，女儿见到了重症监护室里的母亲。

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第 547 个故事

故事时间：2020年

故事地点：孝感、汉川

1

1月25日，下午2点，准备午睡的林琪听到了电话铃响，来电者是父亲林华晖。林琪正和丈夫在湖北孝感的公公家过春节，前一晚除夕，她才向住在汉川的父母亲拜过年。

电话那头，父亲的声音有些急躁：“林琪，快打个电话给你妈。”不待林琪反应，他继续说道，“她几天不肯吃饭了，你劝劝她。”想到母亲的病情，林琪立即发起视频邀请。

几秒钟后，母亲张慧文的脸庞出现在了屏幕上，脸颊两边高高肿起。母亲回应说“我很好，没什么事”，声音像从水缸里传出来。

母亲今年70岁了，4年前母亲夜半腹痛，送急诊出院后，林琪询问母亲，得到的回复也是“没什么事”。这句话，让林琪心里响了警钟，她认定母亲肯定出了大事。流着泪，她叮嘱母亲一定要按时吃饭，母亲点点头。

林琪决定回汉川老家。老家距离孝感80余公里，平常也一个多小时路程。可眼下，新冠肺炎疫情严峻，1月24日24：00起，孝感已经封城，车辆无法出去。

母亲张慧文几天来食欲不振，日夜卧床，又怕去医院感染新型肺炎病毒，就决心在家硬扛。为了让女儿放心，她还特地扒了几口饭，拍了照片。可是，林华晖却在垃圾篓的纸巾里发现了血迹，张慧文搪塞说是流了鼻血。

等到大年初三，晚上11点多，林华晖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。他赶紧起身，拿来盆，绕到床的另一侧，搁在张慧文身下。看到妻子呕出的混合物，林华晖心里一沉，是黑色的。一晚上，张慧文吐了五次。

天亮后，张慧文到镇上的医院查血常规，拍胸片和照脊椎。报告显示，张慧文的肺部没有问题，体温正常，但颈椎有异，医生怀疑是中风前兆，建议迅速送往汉川的上级医院。医生警示说，脑中风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引发脑梗，有死亡的风险。

可疫情之下，汉川市内的救护车全被征用，医院没有车可以派到镇上接人，小镇也受到交通管制，私家车不能随意出镇，镇上医院也无法接收。输了液后，张慧文只能带着医生开的消炎药，被迫回家观察。

得知母亲病重，林琪心急如焚，她必须赶回汉川将母亲送医。



林琪和丈夫出了家门，开着车尝试突破封锁。

父亲年纪大了，心思糊涂，几年前已不能独自搭火车，在林琪看来，他更无力处理现在的危机情况。母亲需要她在身边。母亲已经是中风前兆，必须要送医救治。可现在孝感却围困着林琪，高铁火车站、高速等离开市辖区的通道全部关闭。以往四通八达的城市，现在已经隔离成一座孤岛。

林琪和丈夫试图找到防控体系的薄弱点，车开上国道不久就碰上了人为把守的关卡，只好绕行走小路。等到了小路上，虽然没有人值守，却碰到了各种围栏路障，还遇上了横停道路的车辆。

像无头苍蝇般，开开停停，最后，只得原路折返。

再度回到家里，林琪只能守着手机，眼巴巴地看疫情防控等信息。到了饭点，林琪就急忙给母亲打过去，看她是否吃得下饭，母亲也装着样子吃一些。张慧文身体稳定的假象，在2月1日彻底坍塌：她吞不下一点食物了。

林琪拿着手机，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，得到的还是焦灼的拒绝。无奈下，林琪发了条微博，向陌生人求助，她的粉丝数只有四百多，这时，也是无用之用了。林琪没有想到的是，一位网友留下了汉川市人民医院院长的号码，她也联系上了小镇的防疫指挥部，事情出现转机。

社区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家里，确认了母亲病危的事实。林华晖来到防疫指挥部办通行证，同时等待女儿联系车辆的消息。下午4点左右，得知了车牌号，他把它填在通行证上。

拿着证，林华晖赶回家，和张慧文一起上了车，奔向汉川市人民医院。一切顺利的话，半小时后他们就能抵达二十多公里外的医院。但路上关卡重重，下车检查登记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5点多，他们才到了目的地。

进医院后，张慧文首先拍了胸部CT，然后依次做了肾功能、肝功能等检查。等到晚间23时20分，因高血压、中度贫血、肾功能异常、高钾血症，医院对张慧文下发了病危通知书：“患者目前病情危重，随时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而危及生命。”

张慧文的血钾高达7.3，这个数字意味着她必须尽快做透析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，但此时医院暂无可供她使用的透析设备，只能联系转院。林华晖乱了分寸，医生和他商量治疗方案，他“什么都搞不清楚”，只好不停给女儿林琪打电话。

护士们立即将张慧文推进重症监护室，插上了呼吸机，家属不能探视。被留在室外的林华晖，看不见妻子，担心她一个人在里面孤单，责怪女儿：“为什么要把你妈妈送进去？”

林华晖坚持认为，自己应该陪在妻子身边。

病危通知下来，林琪第二次出发了。根据孝感的规定，持病危通知书的家属，具有通关的资格。林琪在手机上收到了母亲病危通知书的照片，这成了护佑她通关的令牌。

林琪和丈夫选择了经过武汉的路线，它用时最少。如果不出意外，70分钟后，林琪就能和父亲见面。每到一個关卡，林琪都要冷静地陈述母亲生命垂危的事实，拿出病危通知书的照片，给陌生的工作人员确认，一遍又一遍。

林琪没想到，自己也会成为阻碍的一部分。在一次通关例行量体温时，她的体温爬到了37.0℃。如果体温异常，就不能通过关卡。工作人员让林琪站在车旁冷静一下。

三分钟后，林琪忐忑地再测了一次，一看数值，体温下降，林琪急忙上车，继续前进。

到了武汉边界，病危通知书却失效了。工作人员收到的指令是严防死守，即使有病危通知书，武汉也只许进不许出。林琪和丈夫当即更改路线，不经过武汉，往云梦县的方向去汉川。

林琪和丈夫没有说话，车内一片寂静，连手机铃声也没有。此时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虽然绕了远路，但接下来没有遇到阻碍。万籁俱寂，凌晨3点半，地图显示，再通过一座桥就来到汉川地界。

接近桥头的时候，林琪隐约意识到不对劲。小路没有路灯，一片黑暗中，车灯照亮了前方的障碍物：不是人为控制的栏杆，而是一堆半米来高的土块。通知书、语言、车辆在没有生命的土块前统统失效，绝望感淹没了林琪。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的事实，就像颗定时炸弹，她不知道时间给自己留有多少余地。

母亲一直是林琪最强大的依靠。林琪记得，很多年前，她半夜做梦嚎啕大哭，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竟然靠在床边，像拍打小孩一样轻轻拍着她的背，不停轻柔地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妈妈在。”

那时，林琪难过的心情一下就被抚平，但现在，母亲一个人被孤单地留在重症监护室，作为女儿，她却连握着母亲的手都做不到。

第二次原路返回孝感，林琪像根棍子般挺在家里的床上。将手机握在手里，林琪一面将音量开到最大，一面又害怕铃声突然响起，传来噩耗。睁着眼，只希望天快点亮。熬到6点多，林琪立刻拨通医生的电话，商量转院透析的方案。汉川市内没有医院接收，只能跨市转院，需要家属自行联系。

以往情况，汉川的患者会往邻近的武汉转，但此时武汉没有多余的医疗资源，林琪准备将母亲转到她所在的孝感。相隔两地，林琪和母亲的命运却被绑定，此时她的每一个电话，都将影响母亲的生死。

从网络上，林琪搜集到了几家医院的电话，首先联系了孝感中心医院、孝感一医院，可它们都不接收病人。每次拨通电话，林琪都要重新说明情况，如同机器，重复到后面，“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”。

她又拨打了孝感中医院的电话，对方反馈可以接受转院，却做不了血管通路，而肾衰竭病人需要先做血管通路才能进行透析。如此一来，林琪的联系清单上，就只剩下一家航天医院。可那一会，航天医院的电话一直接不通。

如同被困在隧道，林琪在微博上无望地写下：“请给我一个指示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办。”此时是2月2日7点48分，距离母亲进重症监护室已过去8小时。



9点多，林华晖徘徊在重症监护室外。妻子病危，焦灼的他却帮不上忙。医生都直接与林琪联系，林华晖也在等女儿的电话。

虽然重症病人的家属，在走廊上有单独的床位，但林华晖顾虑妻子，没能好好休息。林琪告诉父亲，湖北航天医院愿意接收病人，同时，汉川这边的医院也联系了医疗部，可以挪一台设备在床边透析。

考虑到张慧文的身体状况，林华晖和林琪没有办理转院。中午12点多，林华晖在确诊尿毒症的文件上签下字，张慧文做上了透析。

8个小时后，第一次透析完成，林华晖买了八宝粥、牛奶，托护士送进去，听说张慧文吃了点，他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一些。张慧文的血钾含量回归正常值，肌酐从1897下降到了709，林华晖并不理解指标的含义，他只能从日常点滴里，掌握妻子脱险的信息。

2月3日，当母亲进行第二次透析时，林琪终于出了孝感。依次联系居委会、街道办、区指挥部后，她总算拿到可经过武汉的证明，再次开车上路。一向车水马龙的道路，此时空空荡荡，林琪转头问丈夫：“我们像不像生活在灾难片里？”

通过重重关卡，下午2点多，林琪和丈夫终于赶到汉川市人民医院。张慧文当时还在透析，靠近监护室门口，林琪感觉自己听到了母亲的咳嗽声。林琪决定，由丈夫送父亲回家，自己留在医院陪护。

6点多，护士进重症监护室为病人换药，没关门，消毒水的气味散了出来。透过两扇门的缝隙，看到了坐在床上的母亲，林琪马上喊了声“妈”，张慧文听到了，眼睛转了过来。林琪继续说：“妈你要吃饭的。”张慧文应道：“让你不要回来，为什么非要回来？”她还在担心医院人多，感染风险大。护士关上门，短暂的对话中断了。

过了会，林琪接到父亲电话：“你妈妈一直打我电话找你。”林琪赶紧给母亲拨过去。原来看见她来了，张慧文急着要出院，跟林琪说“我挺好的”。

母亲还得待在重症监护室，即使一切顺利，之后每两周，她也需要做五次透析来维持生命，从此离不开医院。林琪后悔不已，母亲对她从没有任何要求，成年后，她只带母亲出去旅行过三次。

在医院里，林琪才得知4年前母亲那次急诊的真相，其实是慢性肾病，需要及时治疗，延缓尿毒症的到来，但母亲害怕给她添麻烦，没有倾吐过自己有任何不舒服。

5

晚上，林琪戴着口罩睡在走廊的病床上。突然，监护室中一位老人生命指标不好，已经昏迷，护士询问睡在林琪隔壁床上的家属：“继续抢救还是放弃治疗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林琪再次体会到，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。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，林琪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劝别人“尊重病人的选择”，她害怕母亲告诉她“我真的很辛苦”。

第二天，医院又来了位病危病人，将母亲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。10点多，林琪终于近距离看到了母亲，她吸着氧气，脖子上插着透析管。林琪发现母亲的脸庞，比之前浮肿得更厉害。

林琪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问：“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张慧文摇了摇头，像往常一样否认。但其实每次透析，都需要从颈边的置管，先抽出两管血。鲜红的血液从管子里流过，体内的毒素跟随水分离开她的身体，呕吐、昏睡都是透析后的常见反应。

张慧文劝女儿：“人生都有这一遭，你不要哭。”坐着坐着，她就睡着了，不停地讲梦话，手挥舞着不知道想抓住什么。等母亲睡熟一点，林琪轻轻把护理床放平，盖好被子。站在床边，林琪贪婪地听着母亲的呼吸声。

这一刻，她像挣脱压力的弹簧，松弛开来。焦灼了10天后，终于回到母亲身边。

*文中林琪、林华晖、张慧文为化名。

- END -

撰文 | 张舒婷

编辑 | 雷磊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真实故事计划
Truman Story

用真实打动世界

[阅读原文](#)